

春

秋

直

解

春秋直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春秋

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據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成覆射矣。

春秋魯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之亂。借魯史標題。見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仍具舊史自舊史亡。

聖意遂晦。後儒揣摩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奮其辭。而不領畧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羊穀梁。因左爲短長耳。非能與左方駕也。

○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
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二三子以我爲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隱語
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
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
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
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
越爲夷狄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
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

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并無經矣因三傳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乃爲真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爲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信之愚按左丘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丘明又爲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爲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旣受旨於仲尼公羊穀梁

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抵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踈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間人偽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此五霸之事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春秋也。故謂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左丘明所作魯史。

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繪。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辭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而已。公穀輩以爲此書真出左丘明手。揣摩起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釀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皆由於信左過耳。

仲尼筆削之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矣。古史削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取徵乎。惟舊史亡。後人以雕鵠之辭。補綴別典。參以

臆見妄起凡例。後世誤信爲左丘明一切依憑。依憑不合。牽強附會。而聖人之情遂晦矣。使舊史若在。因目求綱。是非自見。何紛然覆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疏罅。罅荼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

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

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
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
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
左傳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儀表貶
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
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
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
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紀以爲

復讐。衛輒拒父。以爲大誼。許止弑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矣。遷史一書。縱漏不可枚舉。其言烏足據乎。

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史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脩飾。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憂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誑語也。

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揜。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

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隳括成文。而世儒僞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卑國不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講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意哉。嗟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必可喜。惡者必可

惡讀其事而人有喜心。卽仲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卽仲尼亦惡之可知。何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勲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溫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後儒妄說。仲尼斷斷無是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真對癡人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蓑救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筆扎空言。妄稱命

討此後世磔鼠詰猶戲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受垢累也。第存其征伐盟會。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至廢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

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翬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

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禩書卒于鄆。莒展與弑父密州不書，展與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麋，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曾僭禮。

楚僭號。晉僭權。嘗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脩辭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

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礪刻剝。爲韓商之祖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目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世儒未知詩。烏知春秋乎。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而已。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弑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尚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

霸不言罪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虛名。易曉也。儒者以尊周
諛齊晉。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尼亦鵲突遷
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雄之漸。烏乎可。其
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
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獎齊晉。獎齊晉。故不得不抑
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
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
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

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悒鬱千載。是誰之咎。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繼詩。明王熄是卽孔子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而藉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天下後世不知。而作春秋以表章之。尤謬之謬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訾也。夫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爲獎霸。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

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爲蘓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法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統于王比肩事一人

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之。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事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言。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仲尼爲齊晉資斧。而率天下以亂也。誰爲此言。左作備。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輩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不明久矣。獨賴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

謂諸侯可無禮于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強稱霸王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于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爲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爲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仁義可爲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子噲襲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伊尹攝政而莽操襲之。文王爲西伯而小白重耳襲之。後之君子高唐虞夷齊。

而討燕。膾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秋師文王而獎桓文。其可乎。然則春秋未嘗與桓文明矣。未嘗與桓文則何以有尊盟主稱伯討進齊晉諸凡例乎。儒者之說春秋奸雄之走狗也。

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命周如臣僕。何周之能尊。世儒謂桓文攘楚。卽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爲之。十二諸侯誰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齊晉。猶以燕伐燕也。春秋于楚。生正其爵而稱子。死沒其謚而不書葬。如此而已。未嘗擯其爲夷狄。教齊晉攘之也。

尊五霸。頌桓文。此當世時人之見。仲尼所以難言。而寓志于魯史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頌桓文。何必春秋哉。五霸何憂不尊。桓文何憂無名。而仲尼更爲此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義。瞭然指掌。何隱謎卜度之存。然則尊魯又何也。非尊魯也。春秋魯史也。魯史自尊。魯曾後周公。而諸侯之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謎可卜度也。俗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陋也。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亦可知。奈何誣仲尼獎五霸。春秋尊盟主乎。諸傳揣摩所以不可信也。

五霸之亂莫甚于晉楚。春秋所惡莫甚于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強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于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

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慎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乃所以遠夷狄也。至于九州幅隕。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

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與盟會尤少亦夷狄矣如是則四隅盡翦棄僅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苦自窘蹙如此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日殺牲塗血以相盟會是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乎後儒妄說耳

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儻盡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旣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

自肯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真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唐虞以來。東南爲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殷商之季。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爲聖門高弟。吳季札來聘。熟諳先代典故。閱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

素知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滅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獸舌，則舜禹何以往，秦伯何以興，吳札豈其神慧。一朝傾蓋通敏，乃爾不然必矣。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醒者晏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六經以三五爲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籬于堂宇間以自感也。世儒耳食遷史，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

千載而下無知已矣

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

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接遇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爲擯楚。真無稽之言。

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文爲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按宋襄。摧頹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預盟會。不在五列。據春秋始末。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

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

春秋善善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青。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正。卽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卽湮滅之事。人所遺忘。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恣訕。謗聞見不詳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

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亦近人情之至。其文質而忠。其義簡而備。其情直而婉。其法平而恕。不剛不柔。不亢不屈。春秋之義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故聖人不爲己甚。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苟屑屑然刻核以爲是非。則人不堪而世滋擾。故臣弑君。子弑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錄之以稽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不舉。有疑必闕。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寬也。如世儒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棄灰之刑矣。

春秋之志。在乎康熙皞皞。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惡。噤嚅不忍出口。弑逆之事。踟躕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暴于簡策。風裁凜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敘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五霸陰謀。奸雄隱慝。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為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糢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質。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溫厚深永。反覆味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

苞孕含毓。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據一字敷榮。爲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纔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禮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是非不以已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爲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蚩飛螳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撼之氣。以無可無不可之量。睨而視之。溘然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附之長大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典要。義無

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文章。諸侯僭天子。此經之不正。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于易霸而爲王。反亂而爲治。化篡賊而爲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問其所以可。所以成。仲尼亦不能預設也。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卽仲尼不能。而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模擬爲春秋之畫餅也。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止。是非

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而已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以告天下後世。使愚夫知其不可而後權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爲直道而行。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入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則自無所取而

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據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之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爲左合也。公穀得之而爲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爲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爲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爲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爲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

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春秋不信盟會。不問爲何事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若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凡稱天王不以謚號何也。天下知有王。不分爲王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稱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爲君某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家

事也。玉葬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或舊史載而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于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書與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夫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弑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

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春秋所書無益德事。所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檇杌天下之至惡也。其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也。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跡。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奚貴爲經也。世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而不知明白易簡。正聖人所貴。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司馬遷謂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今其文辭具在。是欲爲隱諱者。

乎。有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據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豈不誤哉。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龐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魯史錯舉四時以表年耳。仲尼則奉天時而無私也。世變有古今。王霸有升降。人事有得失。聖人有是非。皆天也。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燠。所以爲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年。不已狹乎。蓋東遷以前。

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上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恭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亦爲春秋。治亂不分。昏也。僭且昏。烏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質質爾。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強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之言。不可以爲訓。今且列之學官。使人誦法。賈生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

嗟夫使春秋淺率無味。一覽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可解。何以爲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觀諸傳之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今人徒見其所書。不見其所不書。則并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萇弘。謝晉之類。有沒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郊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僭

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
知已

善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
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世儒解春秋但借作拋架信自己鋪張及其不似曰
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假鋪張及其迂
濶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
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錄。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為萬世史學傳信之宗。

春秋直解卷目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元年至二十年

六卷

僖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七卷

文公

八卷

宣公

九卷

成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
襄公

十一卷 昭公

十二卷 定公

十三卷 哀公

十四卷 非左上隱至宣七公

十五卷 非左下成至哀五公

卷目終

春秋直解卷一

郝敬習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一年。

元年

春秋紀年不以周以魯何也。春秋魯史也。始隱公元年何也。或曰此平王四十九年。周東遷之始也。孟軻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隱公以國讓桓而桓弑之。是無君之始也。周之亡也。平王黨外戚率犬戎弑幽王而得國。是無父之始也。說者謂周東遷未亡也。夫周之東何以異於杞宋乎。苟東遷可存。

周則祀宋亦可存夏商矣。是周亡之始也。夏商亡湯武興。周亡二百餘年。明王不作。是無王之始也。三桓專魯。萌孽于隱桓之際。是魯衰之始也。春秋之亂由五霸。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晉楚吳又繼之。隱公初年。鄭莊公始挾天子。摟諸侯。擅征伐。射王。幽母。殺弟。是霸之始也。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相終始也。是時天子不觀風廟朝。無制作。是詩亡之始也。凡此七者。春秋所以始也。其取于魯史何也。魯。周公之胤。文王之昭也。周禮在魯。猶夏商之禮在祀宋也。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祀宋乎。或曰。春

秋天子之事。若何以與魯。仲尼曰。非我與也。昔者成王嘗以天子禮尊周公矣。子孫行其禮。奏其樂。自謂不與列。辟同。我魯民也。焉得而詘之。惟國史在。我不沒其實而已。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誰毀誰譽。我不敢預焉爾。

春王正

政月

王正月。何也。元年。魯年。正月。則王之正月也。國以君紀年。魯史用魯年。春首書王。使普天同日知共主也。正月。謂之王。何也。周正月也。月以寅爲正。周正建子。則是王之正月也。正月稱王。而春不王。何也。王以建

子改正天不以王正改時四時之春三代不能易也
不能易而王正月爲春何也三代各以所改之正爲
歲則各以所改之月爲時周之正月是卽周之春也
然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不可不可而書之何也曰乃
所以爲春秋也是故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春秋之義也胡安國謂
用夏時冠周月非也如用夏時必以建寅爲正乃可
不然必王正月上冠以冬乃可夫聖人旣憂天下無
王矣而又改王之正朔乎然則子云行夏時何也曰
此聖人之志也春秋聖人不得志所爲也志行夏時

而不敢用夏正是聖人之慎重也。胡安國用夏時是後儒之妄作也。開卷第一義而大旨已垂矣。一代正朔可率意而改。又何怪乎擅褒貶制命討肆言無忌以誣吾仲尼也。然正月有王有不王何也。王者筆削之新義不王者猶魯史之舊文也。春秋有義無例。以例是後儒之春秋。非仲尼之春秋也。仲尼之春秋易簡也。後儒之春秋隱僻也。元年正月不書公即位何也。隱攝也不朝正不行即位。史無書故經亦不書也。或曰成隱之讓也。夫隱之讓非待不書即位而成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

甫

盟于蔑

凡邾公皆作邾婁。魯地公穀作昧。

儀父邾君字也。魯稱公，邾稱字，史尊內也。仲尼脩春秋而欲爲褒貶，則五等之名宜首正矣。二十餘國公侯之稱，苟非僭王，不革其舊，則仲尼未嘗數數然也。故夫春秋者，聖人遜默謹言之書也。因舊史芟繁存要，使其辭明事顯，歷錄焉如日星麗天，有目共見，委蛇焉如江河行地，游者自知。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以俟諸千萬世人心之公論焉耳。豈區區書名書字曰某賢，吾褒之；某不肖，吾貶之之謂哉。至於言有微婉，意有抑揚，因時取裁，而非爲例也。隨事見義，而不求同也。論春秋者，惟例惟同，所以惡於鑿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隱

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夫人愛之。鄭伯惡之。段以鄆叛。鄭伯攻而克之。遂幽其母。不稱弟。不弟也。鄭伯亦不兄。路人之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

咺上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風

宰官名。咺人名。車馬送死曰賵。魯惠公元妃孟子死而無子。繼室以聲子。仲子生而有夫人之瑞。惠公愛焉。生桓公。幼聲子生隱公。而長惠公卒。隱攝將。以及桓而仲子尚在。平王助惠公葬。及仲子則信以爲諸侯之妻。與諸侯之母。明以諸侯與其子矣。隱不

讓焉得。雖然以天子而下賄諸侯之妾未死而豫凶事皆非禮也。非待名宰而後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及也。凡內稱不備。君子曰。諸侯講信脩睦。交於鄰國。先王之教也。刑牲歃血。要鬼神爲質。市井駟僮之禮也。以爲信乎。春秋何歲不盟。而信者誰與。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書云。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故盟也者。盜賊之事。而苗民之俗也。凡春秋書盟。皆惡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王卿士來魯也。無王命私交也。舊史亡其事。不可考。後多倣此。

公子益師卒。

內貴戚之卿卒。重大臣也。不日。因舊史非例也。後多倣此。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魯地

書戎。戎之也會。戎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以兵入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非奉討而以師入。人國亂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殺
作倭

無駭魯大夫展氏極近魯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魯地

九月紀裂繻須來逆女

裂繻公殺
作履輸

○冬十月伯姬歸于

紀

紀妣姓之國裂繻紀卿也紀侯娶于魯使其卿來迎
迨莊公四年紀亡伯姬死魯無婚姻之誼此誌其歸
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莒地伯
左作帛

紀子伯闕文也左傳改伯從帛以爲紀大夫裂繻字

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桓公母仲子也稱夫人薨貴之何以不書葬君母死赴于諸侯以君母葬桓未立不成葬不書

鄭人伐衛

此五霸專征伐之始師出無名伐國無罪亂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凡書侵書伐書圍書入書滅書取皆惡之說者多爲之目鑿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日食書誌變也不朔史闕也後多倣此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崇高而墜曰崩終春秋十二王書崩書葬者周來告魯往會也書崩不書葬者周來告魯不往也崩葬俱不書者周不告魯亦不往也平王崩魯不會故不書葬禮天子崩諸侯爲三年喪同軌畢會周公之後不能守禮而諸侯可知已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敎作尹

君氏隱公母聲子也稱君氏從子也不稱薨以別于子氏成隱之讓也子讓子則母讓母無兩君則不得兩薨禮也公羊改君爲尹謂周卿士尹氏魯主之讓

世卿非也。夫世卿不啻詳矣。三桓世魯。六卿世晉。齊世高國。宋世華向。衛世孫甯。何事于尹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周大夫武氏之子也。平王喪魯不會。故來責賻。書求諱也。天子崩諸侯不至。嗣王熒熒在疚。而使入徵賻。皆非禮也。或曰大夫武氏子在喪者。自求也。若是則家事不書。然無王命何也。嗣王諒闇也。使大夫子何也。春秋大夫世官。父在子預政。如齊慶舍之類。非古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亦大夫子也。書皆非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卒舍其子馮而立兄之子與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禮諸侯卒曰薨史臣尊內於外諸侯稱卒日不日名不名因舊史非例也或卒或不卒告則書不告則否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

春秋魯史也曾與諸侯盟宜書外諸侯相盟魯不與亦書故春秋非獨魯史也他倣此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
穆後同

凡外諸侯書葬魯送也凡葬稱諡葬而後諡也質死

者生平而爲之諡觀諡而生平可考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已

諸侯土宇夫有所受之有過則削有罪則移自天子出諸侯而相兼併亂也故凡伐國取地書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殺作州殺

州吁衛莊公之嬖庶子也莊公卒子完立是爲桓公州吁弒之書曰衛州吁弒其君完直也說者謂以國爲氏削其屬籍鑿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衛地

相見不備禮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懼諸侯之討也謀于陳蔡而以伐鄭媚宋宋人許之陳蔡從之是三國之師爲保寇爾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鞏魯大夫羽父弒隱公于鐘巫者也三國不得志于鄭謀再舉而請于魯公辭焉鞏以師往君子曰強不用命又一州吁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

凡殺弒君者稱人人皆可殺無問誰也凡弒君者見殺不稱爵賊矣無問爵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死，國人立公子晉。君子曰：春秋諸侯之繼世，誰其受命于天子者乎？無事則承考自立，有事惟國人所置，是謂狐埋而狐搢，焉得不亂。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夫公穀作觀棠魯地

衆漁曰：矢魚，書公誌慢遊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宋爵公也，葬書公。衛爵侯也，亦書公，何也？凡君薨，必序爵正名，以成終也。葬則因臣民私稱，不沒其存也。惟僭王則沒之。楚、吳、越，不書葬，僭王也。

秋衛師入郟

郟公殺
作魯

初衛之亂也。郟人侵之。此衛人報怨之師也。諸侯脩怨。是以大亂。儒者貴復讐。豈其然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工成曰考。仲子桓公母也。隱爲之立廟。將讓桓也。

初獻六羽

六佾也。舞列曰佾。初獻六前用八也。天子八。諸侯六。魯八。佾獻周公非也。羣公用之尤非也。仲子庶妾不可祔于祖。故考其宮。又不可用羣廟之舞。故獻六佾。六之是也。若曰惜乎。獨仲子之宮云爾。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衛宋人之奪其田也。因鄭人伐宋而助之。先邾惡黨也。宋告援于魯。使者失對。公辭。

螟

內災也。蟲食苗心曰螟。民事莫大乎歲。災則書。後多倣此。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寇平聲

臧僖伯卒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邑

報怨之師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輸

初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鄭人執而囚之及鄭伐宋宋求援于魯公弗許鄭人德之請輸魯平八年歸祊十年伐宋以二邑與魯輸也魯寔貪而曰鄭輸平微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魯地

齊魯相鄰之國而世相讐也凡會盟則書後多倣此秋七月

公羊謂無事非也豈有三月無事之國乎事非要則不書猶書時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作秋

宋圍鄭長葛。經年而後取之。夫宋之甘心于鄭也。以鄭之匿其亡子馮也。背先公及已之恩。而謀取其子。殤公於是爲不仁矣。積惡滅身。宜夫。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諸侯一娶九女。歸必同時。所以定名分。防偏驕。廣祚胤也。伯姬二年歸。紀叔姬遲之六年。後是廢禮也。叔姬賢。迄紀亡。不失爲婦。

滕侯卒

外諸侯卒來赴。則書不名。史佚也。不葬。魯不會也。後

春秋正義
卷二
一
倣此

夏城中丘

城書重守也。夏失時也。凡興作時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使弟親魯也。齊魯相依之國。其能親睦焉。可矣。胡氏謂責齊侯寵其弟。啓諸兒之亂。非也。聖人豈願有國家者。終遠兄弟乎。遠兄弟而有天下。聖人不爲也。

秋公伐邾

爲宋伐也。元年與邾盟于蔑。無故而渝之。是以君子賤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來聘聘魯也楚丘衛地也衛忘賓旅使王臣顯越于境內魯戎同盟而不能問仲尼所以有左衽之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衛地

齊人將平宋衛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地公
穀作鄭

初成王賜周公許以爲東都湯沐之邑而近鄭宣王賜母弟鄭伯祊以爲祀泰山之邑而近魯鄭利許先歸魯祊踐輸平之約其實欲得許也宛鄭大夫不氏史尊內也君在臣不族說者謂爲削之謬也後多倣

此

庚寅我入祊

受鄭歸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赴也

辛亥宿男卒

宿小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周地

鄭讐宋而衛宋黨也齊鄭黨也齊平三國盟于瓦屋
鄭不受盟以齊人見於王而以不朝討宋於是有管

之師朝王不書詐也

八月葬蔡宣公

魯送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紀邑公穀作包來

諸傳謂書人爲大夫不盡然也君臣民通謂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該

內大臣也公命以其祖字爲展氏不書展從君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之內王使三至矣而公畢世不一朝仲尼所以

致不愬之意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夏之正月雷尚蟄而震電震電而雨雪異也雪平地尺爲大

挾卒

挾公穀
作俠

內大臣也說者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與大夫皆不官不族豈其皆未賜而其君皆攝者與傳之無端類此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魯地公作那

謀伐宋也是時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宋不書假也五霸挾天子摟諸侯自鄭莊始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天下有道諸侯無事不越國大夫無事不出境諸侯東盟西會而天下紛如矣儒者侈言盟會豈仲尼之志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前年伐鄭。今年伐宋。皆疊主之是役也。公在不書。疊專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奸辛未。取郟。告辛巳。取防。

敗宋不書。疊不與其爲功也。鄭以子馮之故。假王命。以魯伐宋。魯欲得地行。是鄭忿而魯貪耳。如傳言。則三國皆勤王之師。吾誰欺。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敷
作載

宋以衛伐鄭。報管之役也。師入而鄭師還。二師進無所薄。退無所歸。乃招蔡人共伐戴。鄭乘其敝。一戰併。

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郟公作盛

鄭伯以郟人不附已與齊伐之討其違王命也不書王命假也先齊惡黨也

十有

又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魯滕薛皆周東藩也序爵皆侯也魯不朝王而受友邦之朝滕薛不知有王而知有強鄰旅見不以爲屈爭長于人之宇下而不以爲恥蓋王制不明諸侯以力相臣亂也說者謂諸侯相朝正也夫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畢世一相朝今畢世不王而歲唯大國之朝

也。正乎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毅夏下有五月字時來鄭地公毅作祁黎

鄭將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人無罪而鄭以諸侯伐之。分其地逐其君而左氏猶謂鄭伯有禮。豈春秋之義。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仲翬弒隱公而書公薨何也。史文也。史不敢直而仲尼因之何也。弒君篡國行道人知之且得而匿之謂公薨公其薨也與哉。不書葬何也。桓不治葬史無書。

故經不書也。奚不諱乎？曰：諱之而天下後世耳目塗
焉。諱之不可。苟天下後世耳目昭然，何必於稱之然
則不書葬諱乎？曰：不葬而書不葬，則稱之矣。不葬亦
不書。言諱而情直矣。故曰：明白易簡者，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卷一終